

陶庵梦忆

夜读选编

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

——张岱

1 静之极：湖心亭看雪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

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见余大喜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

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！”

- **人鸟声俱绝**：不仅是安静，而是声音完全消失，仿佛世界被静音了。
- **更定**：晚上八点左右。
- **毳（cuì）衣**：细毛皮衣。
- **雾凇沆砀（hàng dàng）**：形容冰花一片白茫茫的样子。
- **一痕、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**：这是极妙的数学视角。从线（痕）到点，再到微尘（芥、粒），在这个巨大的白色坐标系里，人变得极其渺小，但并不卑微。

2 动之极：金山夜戏

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，余道镇江往兖州。日晡，至北固，舣舟江口。月光倒囊入水，江涛吞吐，露气吸之，暝天为白。余大惊喜，移舟过金山寺，已二鼓矣。经龙王堂，入大殿，皆漆黑。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。

余与其仆僮大，张灯亮板，纡朱怀金，在大殿中大铙大鼓，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。

锣鼓喧阗，一寺人皆起，看之向化，或是狐是鬼，不敢出。

剧毕，尚未曙，解缆过江。山僧至山脚，目送久之，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

- **日晡 (bū)**：傍晚时分。
- **二鼓**：大约晚上九点到十一点。
- **暝 (míng)**：喷。月光像水一样被喷洒在天空中。
- **喧阗 (tián)**：声音大得填满了空间。
- **看点**：想象一下，半夜两点，寂静的古庙突然灯火通明、锣鼓喧天，把和尚吓得以为见了鬼。这是古人的一场“行为艺术”。

3 关于作者：张岱

张岱（1597—1679）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他前半生是富家公子，爱繁华，爱美婢，爱奇珍异宝；后半生明朝灭亡，他国破家亡，躲进深山著书，虽然穷困潦倒，但精神依然高贵。

他就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，用文字把那个逝去的、精致的梦境（《陶庵梦忆》）封存了起来。他的文章短小精悍，却有着极高的“精神密度”。

4 品评：中国文人的精神坐标

读张岱，我们不仅是在读明朝，更是在读中国文人骨子里流传千年的一种“气”。

张岱在《湖心亭》里冷得像冰，在《金山寺》里狂得像火。这看似矛盾，其实是一个灵魂的两面：因为对世界极其深情，所以要么彻底沉静，要么彻底释放。

这种精神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。张岱的行为，其实是对两位前辈的致敬：

1. 面对绝望的深情：阮籍之哭

当你在《金山夜戏》里看到张岱半夜唱戏的大笑时，你要想起那个因为无路可走而大哭的阮籍。

典故原文（选自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）：

“（阮籍）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。”

【解读】：阮籍驾车乱走，路断了就对着荒野大哭。他哭的不是路不通，而是一种对命运自身的表达。张岱的狂笑与阮籍的痛哭，本质上都是一种不妥协。

2. 面对美好的洒脱：王徽之访戴

当你在《湖心亭看雪》里看到张岱痴迷于那一点影子时，你要想起那个雪夜访友却不进门的王徽之。

典故原文（选自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）：

“（王徽之）夜大雪...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‘吾本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’”

【解读】：对于他们来说，“兴致”比“结果”重要。

- 王徽之花了一夜坐船，享受了“访友”的过程，这就够了，见不见面无所谓。
- 张岱冒着严寒去湖心亭，享受了“独处”的过程，这就够了，是不是疯子无所谓。

给小朋友的话：

无论是张岱、阮籍还是王徽之，他们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以不按常理出牌，可以有点怪，只要你的内心是真诚的、有趣的。做一个心灵自由的人，远比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更快乐。